

塑造反派人物不能模糊是非观

□叶奕宏

开年热剧《狂飙》收官以后，大众对剧中头号反派人物高启强的讨论热度依旧不减。从卖鱼小贩成长为京海一霸，对家人掏心掏肺、对对手狠辣无情，这一人物的经历和性情让人咬牙切齿，又唏嘘不已。不只是他，近几年多部热播剧中反派的观众缘一路看涨，从《开端》中的“锅姨”陶映红，到《狂飙》中的高启强，都赚足了观众的心疼和眼泪，甚至使很多人模糊了是非观，为反派的错误、罪恶表同情、找借口，原谅、理解他们的极端行为，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反响与舆论引导。这一文化现象应引发各界关注。

盘点获得观众青睐的反派不难发现，除去颜值、演技等加分项外，这些人物在塑造上都兼具立体性和复杂性：他们有了更加完整的人生轨迹，每个人物的“坏”都能在其成长环境的诸多因素中窥见端倪，如陶映红本是备受学生爱戴的中学化学老师，因唯一的女儿车祸离世，真相还被网络暴力埋藏，所以受到精神刺激。有的人物即便以黑暗为人性底色，也会有斑驳的“光点”闪动。高启强如果不是警察及时赶到，他为了救收养的黄瑶，已决心以命换命。

曾经，我国影视剧中的反派们只能兢兢业业地扮演着“情节助推

器”和“矛盾制造机”的角色，人生奉行“凡是主角支持的我都反对，凡是主角想做的我都阻挠”的理念。如今，反面角色不再一黑到底，而是在黑白之间渲染了层次丰富的灰色。这不仅给扮演者们更多施展演技的余地，也给观众更多个人情感的代入空间。比如《狂飙》中的高家兄弟、老默等，杀人如麻，坏事做尽，但重情义、有魄力的一面也得到了充分展现，形象更加立体，性格显得更加丰满。

诚然，立体塑造反派，是创作对原有二元对立叙事结构的一种颠覆。随着时代观念的改变，非黑即白的二元价值观逐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对多元化的开放包容心态。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也推动了观众的审美品位不断升级，倒逼创作者探索人物塑造在人性层面真实化和多元性的更多可能。然而，要塑造立体化反面人物，切记把握好尺度。有的创作者刻意渲染反派人物的悲情和温暖，收割眼泪和话题，却鲜有思考这一行为对作品主题思想、艺术价值的消解作用，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影响。这样一来，从脸谱化的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种极端——淡化主观心理，强调客观条件，所有的错都是因时所迫，为势所逼，所有的恶必是爱极生恨，求而不

得。此时，反派人物的思想价值将被解构得支离破碎，如此“跑偏”的反派形象也注定开掘不出艺术深度和精神高度，最终沦为吸引眼球、刺激舆论的市场工具。

更需要警惕的是，当立体的反面人物比相对扁平的正面人物更受欢迎，当观众沉迷于反派身上强大、冷静、果决等“吸睛点”，当观众在反派被命运推着走向毁灭的过程中看到了似曾相识的无力感，就会对反派产生情感代入，从而激发出同情心。为反派开脱，甚至成了为自身道德感、责任感缺失推脱的借口。这样一来，很容易模糊善恶观、是非观，一旦辐射到现实生活、现实事件，大众可能会轻易原谅现实中狡黠钻营、八面玲珑的反面人物，或对自己的错误行为不以为意，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摆脱人物扁平化切勿矫枉过正，反派人物的立体化塑造要把握好分寸。任何一个人物都是多面体，在具体的塑造过程中应秉持坚定的是非观、鲜明的善恶观，以一个性格轴心贯穿始终，在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复杂的矛盾关系中呈现人物的不同侧面、不同层次，这样既能使人物的形象生动立体，人物定位也不至于暧昧不清。

据光明日报

《深海》：信息传导“短路”的遗憾

□李丽



《深海》海报

通过一部动画片，展现一个小女孩在梦境的成长，这是田晓鹏给《深海》设置的任务。这个任务比《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对现有神话IP的重构更难，因此纵然只完成了六七成，我也愿意给它打八

十分。试图用影像而不是文本来传达情绪，这是《深海》最难，也是最难得的一点。很多人看完《深海》，困惑于不知道这部影片到底想告诉自己什么——在看完一部作品后提炼“中心思想”，这是大多数人从学生阶段就已熟悉的操作。但对于《深海》，若你能轻松提炼出什么明确的“中心思想”，它的任务恐怕就彻底失败了，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孩子的一场梦。

但问题来了。梦能不讲逻辑，电影能吗？其中的矛盾，便导致了《深海》那未能完成的三四成。一方面，影片想拍出一个女孩的梦，因此梦里的一切都要符合梦的规则。但梦的规则恰恰是不讲规则，因此，影片想让观众充分理解女孩的梦，就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人物说起。假设十个人在白天见过同一个小丑，他们晚上梦到的小丑会一模一样吗？答案肯定不是，人们梦中的小丑非但各不相同，甚至其特性还会在各人梦境的加工下朝种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向变异。例如，《深海》里少女参宿见过一面的恐怖小丑，在她的梦境中变成了深海大饭店的老板南河——除了嘴巴有点大，废话有点多，整体并不恐怖，甚至称得上是个大帅哥。那么，他在参宿的梦里代表什么？是她幻想出来的父爱，还是她内心伤痛的映射？作为一部摆脱了传统叙事模式的动画片，《深海》自然不会告诉我们答案。但若只凭观众的自我感受力去猜测，答案可就变得五花八门了。

譬如片尾有场戏，参宿在一片茫茫的白色桎梏中奋力撕扯和挣脱。这场戏，我的两位男性朋友都看哭了。但当我问起缘由，他俩的理由却大不相同。其中一个朋友理解为：参宿在奋力挣脱自己的消极情绪，想回到现实世界。因此，他被她的努力给感动哭了。另一位朋友则理解为：她想回到那个有南河的世界，纵然他是虚幻的，也总比现实温暖。因此，他是因为心疼她而落泪。

说实话，我本人看这场戏时心中是困惑的。我能感受到女孩奋力地想挣脱，却不明白她在挣脱什么。在那一刻，我知道导演其实想“告诉”我点什么，只是我们之间的信息传导出了问题。

说到这里，《深海》的另一个问题便浮现了：一方面，它想单纯通过影像来展现女孩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导演又总是忍不住想“告诉”观众应该如何去理解她的内心世界。于是，他给出了一些他认为有效的指引，譬如在最后参宿与南河告别的戏里，后者突然跟她说了一通人生大道理。但对于一场梦境来说，这实在是相当诡异又煞风景的事。

那么，这样的电影到底应该怎么拍？田晓鹏最初的想法或许没错：放弃过多的文本解释，让观众彻底沉浸到女孩的内心世界去。但找到一套完整又自洽的“梦的逻辑”，这很需要编剧和导演功力，而田晓鹏在执行这个任务时显然经验和信心都不足。影片一会儿沉浸于各种意象的放任自流，一会儿又变得异常清醒，再加上创作者想突破各种创作极限的“杂念”，《深海》最终变成了这样一部在信息传导上多处“短路”的作品，可惜了！

据羊城晚报

古偶剧需要更高维度的打开方式

□卫中

仙侠古偶剧《重紫》开播以来，在第三方数据平台猫眼全网热度榜排第一、灯塔全网正片播放率市占率排第三，尽管播放数据不错但收获的口碑却较低；而几乎同时开播的另一部《星落凝成糖》口碑与成绩也都不算理想。从观众反馈来看，对于仙侠古偶剧同质化程度高、创新与突破乏力的负面意见较为突出。

据不完全统计，还有《护心》《与凤行》《长月烬明》《尘缘》《千秋令》《花戎》《遮天》《祈今朝》等多部仙侠古偶剧有望在年内与观众陆续见面。相近的套路、相似的造型、千篇一律的“甜”味……如何从大量同质化的创作中脱颖而出，成为这一类型题材要面对的迫切问题。多位专家学者从多个方面提出见解，创作者需要高维度的宏大视野，才能推出品质更上乘的仙侠古偶剧。

颜值出众的演员、甜蜜又虐心的爱情故事、精美华丽的服饰、美轮美奂的仙境和宏大的斗法场面等等优点，吸引相当多的观众对“神仙男女”们的爱情故事乐此不疲。仙侠古偶剧有着比较稳固的观众盘，也促使影视行业推出了大量此类作品，但是作为2023年仙侠古偶剧“先锋”的两部作品，开局成绩并不漂亮。

历经艰险踏入南华学艺，却因为身上弥散的煞气被拒之门外，甚至还被人打伤……少女重紫从惊讶、疑惑、委屈、愤怒的情绪层层递进，像极了遇到危险时炸毛的小

猫，龇牙咧嘴地“嘶吼”却不会让人感到危险。弹幕里纷纷替女主角生气：“没做坏事就被定义善恶，不公平。”《重紫》根据蜀客的同名小说改编，故事脉络可以归结为“两世师徒、三生成魔”，讲述了天性纯洁善良但天生煞气、注定入邪灵的少女重紫，与重华尊者洛音凡之间三世轮回、相爱相虐的故事。从已经播出的剧情来看，节奏比较快，主线剧情围绕重紫成长过程中遭遇的开心与磨难展开，目前还没有出现“注水”现象，令观众看得畅快；饰演重紫的杨超越虽然争议较大，但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英气、倔强、不服输又可爱善良的女主角形象。

尽管《重紫》的播放数据不错，但评价不佳，围绕着演员、服化道、剧情俗套等多方面的批评不绝于耳，形成了“原著粉觉得好，路人吐槽多”的局面。同样作为IP改编作品，《星落凝成糖》携该系列大火前作《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余热，也是表现平平。这让不少观众对待播的仙侠古偶剧失去了信心：“恐怕再也不会会有大爆的剧了。”

在《重紫》的评论区，不少观众对剧中人物妆发造型、服饰场景的呈现表示失望，2023年了还能见到观众说“塑料感”“廉价感”，未免让人遗憾。近年来中国影视的“出海”浪潮中，仙侠古偶剧也占据了重要位置，不仅把中国传统服饰等国风元素展现在海外观众面前，中国仙侠神话体系的设定也让海外观众耳目一新。南开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教师石小溪认为，应当把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浩瀚的美学和文化素材有机地融入剧集，在情节剧作和视觉呈现上为观众带来更有文化与美学冲击力的想象力体验。这就需要创作者严肃对待作品的服化道、场景、动画特效，精益求精提升品质才能让作品在海内外观众面前有更好的呈现。

由于仙侠古偶剧身上集结了“偶像剧”“古代”“仙侠”三重脱离现实的架空设定，在“仙气飘飘”的同时也很容易让观众失去共情。一些人气比较高的仙侠剧已经在有意识地加强与现实生活的链接，例如让小仙女去参加评级考试的剧情，让大学生观众群体联想到自己“英语考级”，相关词条还上了热搜。天津师范大学广播电视编导系副主任颜彬认为，过去的观众在意故事的传奇性，相比之下现在的观众更在意影视作品中传递的“情绪价值”，现实时空的真实情绪为剧作创作提供养料，会让故事更具有戏剧张力。

近年来，仙侠古偶剧比较普遍的倾向是“侠”的含量越来越低，很少再有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呈现。无论是仙人还是神魔的身份设定，都只是为“人工造糖”套上一层华丽的外衣。针对这种“一己之欢”的狭隘情感，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许莹认为，应当让“侠”精神回归：仙侠剧的“道”，既存在于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反叛精神，又存在于惩恶扬善、济世苍生的责任担当。

据文汇报